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麻雀英雄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90248296

麻雀英雄

下

(台湾) 周品豪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RBF 95.

/ 11

I247.5
3280
12

图字 16 - 2000 - 00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麻雀英雄/司马紫烟著.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1.6

(司马紫烟作品集)

ISBN 7 - 80641 - 401 - 0

I. 麻 ... II. 司 ...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9140 号

司马紫烟作品集

麻雀英雄 (上下)

司马紫烟 著

责任编辑: 高修俊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中牟胶印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0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180 册

ISBN 7 - 80641 - 401 - 0/1·076 定价: 36.80 元

目 录

十 七	血脉亲缘	(315)
十 八	《春秋拳谱》	(335)
十 九	身世初明	(352)
二、十	消金之舫	(371)
二十一	芝麻姑娘	(390)
二十二	玉殒香消	(412)
二十三	赌国之尊	(437)
二十四	相思情苦	(456)
二十五	夺命毒针	(475)
二十六	义无反顾	(494)
二十七	孝义难全	(514)
二十八	逼不得已	(531)
二十九	枉费心机	(553)
三 十	弄巧成拙	(572)
三十一	釜底抽薪	(590)
三十二	不了之局	(611)

十七 血脉亲缘

明月当空，席设西厢。

是庆功宴，也是压惊酒。

宋三光三杯马尿一灌，兴奋得连舌头都大了。

他搂着北条英雄的肩头道：“老……老弟，真……真他奶奶的有你的，早……早知道事情这么简单，我们也就不必那么大费周章……”

北条英雄笑了笑：“话也不能这么说，南宫姑娘的功劳也不小，如果没有她那坛‘碧螺春’，‘臭屁胡’也不可能和我们来赌。”

南宫美有些赧然，却掩不住心花儿朵朵开。

她替北条英雄斟上了酒道：“那个‘幽灵子’还真是够狠，也真让人佩服。”

宋三光点头道：“这种男人才叫男人，也只有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义，才真正做到两肋插刀，像……像我与这小子就是如……如此……”

南宫美没好气的哼了一声道：“得了吧，你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如果今天真是英雄输了，当对方拿刀要剁人手时，恐怕你早都不知道躲到哪个洞里去了。”

宋三光眼一瞪道：“臭丫头，你……你他奶奶的少门缝里瞧人，我……我宋三光莫说是断一手，就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是为了我这兄弟，我要皱皱眉头就……就不是人生父……父母养的。”

“是吗？”南宫美讽声道，“你只要别替你这兄弟惹麻烦就已阿弥陀佛了。”

宋三光脸一变，他倏地站了起来，不服气道：“这就是交情，也才是真心的患难之交，朋友有难做兄弟的当……当然不能袖手，你这是吃哪门子干醋？又是什么酸葡萄的心理？”

南宫美还想反驳，北条英雄已受不了道：“拜托，拜托，你们两个难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吗？为什么两句话没说完就一定要斗嘴呢？”

宋三光闭上了嘴，他赌气似的猛灌着面前的酒。

南宫美则嘟起嘴轻声道：“我……我是看不惯这个人一直把你拿来当挡箭牌嘛……”

北条英雄叹了一口气道：“好了，现在这里事情已了，南宫姑娘，我希望明天你就把那坛‘碧螺春’给带回家，我们也准备先把筹足的一百万两，还给‘吸血蚂蝗’司徒莫愁。来，这一杯酒我敬你，也算是钱别吧！”

南宫美就差点儿没当场晕倒。

她惊慌道：“你……你要赶我走？”

北条英雄道：“你误会了，我哪是过河拆桥的人？我只是希望你先把酒送回家去，免得你爹生气啊！”

南宫美幽怨道：“不，我不回去，就算我现在回去，我爹他也绝对无法原谅我。”

“为什么？”

北条英雄道：“酒送回去以后他还有什么生气的理由？”

南宫美道：“这坛酒已经拆了封泥，他一看就知道，我又怎么敢拿回去呢？”

北条英雄急道：“亡羊补牢也总比日后你们父女无法碰面好吧！再说，我还希望你有机会替我问一问有关我身世的事情，你……你不回去怎么行呢？”

北条英雄真正的目的在于尽快摆脱南宫美的纠缠，身世之说其实也只是个借口。

但南宫美却是为了北条英雄无论要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她根本想不到其他，立刻点头道：“好，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回去，但是以后我要怎么找你呢？”

北条英雄道：“那很容易，我想我会先回金陵一趟，把老哥哥的高利贷还清后立刻就再去济南。”

“真的？”

“当然是真的，那个疯……疯子应该仍在那附近，我一定要找到他才行。”

南宫美愁容顿消道：“那我们就说定了，我在济南等你。”

北条英雄点头道：“也麻烦你顺便帮我留意那个人的动向，真不明白他会出了什么事，有没有再回去他的家？”

一想到那个疯子，北条英雄的一颗心就揪了起来。

因为他明白世上会有如此容貌和自己酷似的人，彼此之间一定会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或许是离别在即。

南宫美不胜酒力之下已首先醉倒。

而宋三光怨仇已报，欠司徒莫愁的高利贷也有了着落，在心理没有压力下，开怀畅饮的结果，他也成了烂泥一滩，整个人早已躺在桌子底下，任北条英雄如何推他，摇他，他也一动不动。

一个头变得两个大。

北条英雄不得不架起南宫美，把她抱回她自己的房间。

乌云掩月。

才没多久的时间，天气就已变了，一场暴风雨似即将来临，空气中已嗅得出来大雨来前的那种清凉感觉。

北条英雄抱着南宫美一出门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他的酒意立刻消失了大半，赶紧加快了脚步想要把她送回她自己的房中。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闷雷骤然响起。

接着倾盆大雨就稀里哗啦的落了下来。

“八格野鹿——”

北条英雄暗骂了一句，直叹着这场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个时候下。

而要命的却是怀中的南宫美突然“哇”的一声，开始呕吐。

这一下可好，北条英雄立刻被秽物弄了一身，急得他赶紧把南宫美放在地上，一面清理身上，一面替她拍着背脊。

“好一点没有？好一点没有？”

北条英雄淋着雨，直催着南宫美。

南宫美蹲在地上，全身亦已湿透，难过万分的仍拼命干呕。

好一阵子之后她才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呿语道：“我……我好难……难受……”

北条英雄扶着她走过小花圃来到她的房中，这时候两个人早已全身湿透，成了不折不扣的“落汤鸡”。

南宫美想必是已醉得人事不省，任凭北条英雄怎么叫她，她也不回答。

没了辙，北条英雄只得把她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就要离开。

然而，当他想到她全身已让雨水淋湿，即使盖被子也必然会着凉生病，他不觉踟躇起来。

要不要替她把湿衣服脱了下来？

心里犹豫不决，北条英雄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正等着他去解决。

“水……给我水……”

南宫美又开始呿语，北条英雄只好从桌子上倒了一杯水给她。

那一杯水几乎有一半洒到了南宫美的身上，北条英雄到现在也才明白，侍候一个喝醉酒的人是多么的困难。

而刚放下了茶杯，南宫美又“哇哇”的吐了起来，弄得北条英雄又是拿痰盂，又是绞毛巾，真恨不得狠狠将这个女人踹上几脚。

想归想，他仍旧只有紧锁着眉头替她擦着身上的脏东西。

湿衣服贴在身上，南宫美凹凸有致的胴体几乎呼之欲出。

她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却有着一副成熟而诱人的身材。

北条英雄当然不可能对她有着什么邪念，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把她身上擦干净后，就像经过一场战争一样，有着“劫后余生”的感觉。

“算了，生了病可以吃吃药，替你把衣服脱了，你若赖上了我，我岂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北条英雄思之再三，他下了决定，自语着替南宫美紧紧裹住被子就出了房门。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客栈的大门永远都不可能关上，北条英雄绕过花圃刚想回去自己房间，听到有人猛拍着客栈大门。

他驻足倾听，就听到小二哥怒吼道：“滚开，你这个疯子，你凭什么住店？”

疯子？

北条英雄心头一震，他对“疯子”这两字有着太多的敏感。

于是他立刻快步走到前院，一进大厅就见到小二掌着灯气冲冲地回到柜台。

“小二哥，什么事？”

北条英雄见门板已经上了，他出声问着。

小二哥一见是北条英雄，立刻堆上笑脸，迎上前。

“吵到您了，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我还没睡，听到这里有着争吵，所以过来看一看。”

“一个疯子要住店，已经闹了一会，被我赶走了。”

北条英雄神情一变道：“疯子？什么样的疯子？”

小二哥有些迷糊道：“疯子就是疯子，客官你的话好奇怪呢——”

北条英雄急忙走到门边，他拉开门栓推开就探头外望。

大街上黑漆漆的，雨势小了一点，却什么也看不到。

店小二凑了上来，他疑惑道：“客官，你在看什么？”

北条英雄回身样子似欲吃人道：“刚才那个疯子是男的吗？年纪有多大？你为什么要把他赶走？你快说，快说——”

店小二快被吓傻了。

他一脸恐慌，语不成声道：“客……客官，你一下子问……问那么多，我……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

北条英雄真想给对方一巴掌。

他耐着性子道：“我在问，你为什么要赶走那个疯子？”

店小二回过神来，不过却把北条英雄也当成了一个疯子，他悄悄的退后，一面小声道：“我……我不赶走他，难……难道还要让他住进来……来吗？”

北条英雄知道他的样子是吓到了对方，同时也明白他在心急下也让人误会了自己。

他叹了口气，直接问道：“那个疯子长得什么样子？有没有和我几分神似？”

店小二起先还真以为北条英雄也疯了。

因为哪有人把自己拿去和一个疯子比？

但当他想到刚才那个疯子隐约间，似和北条英雄有几分相像后，他瞪大了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

“喂，你说话啊？到底那个疯子长得什么样子？”

北条英雄真想掐死对方追问着。

店小二身躯一颤，猛点头道：“像……经您一说刚才那个疯子和您是很像……不但轮廓像，连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像……”

北条英雄根本没把对方的话听完，他就如一阵风般冲进雨中，来到街上。

他沿着长街飞奔，雨夜里他似乎看到前方，有一个人影正蹒跚独行。

近了。

北条英雄已可看清那个人似乎身上带着伤，走路的时候显得有些一瘸一瘸的。

“喂——你等一等——”

忍不住的，北条英雄在后面出声叫道。

那个人一怔之后停了下来，回过头。

可是当北条英雄一接近，他就立刻返身就跑，脚程之快简直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北条英雄在对方回头的刹那，已清楚的认了出来，那个人正是“大明湖”畔的疯子。

吃惊之下他亦拔腿就追，同时喝声道：“你别跑，别跑哇——”

雨无情的下着。

汗水更是无忌的滴落着。

北条英雄一些酒意早已荡然无存，脸上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迷蒙了他的眼睛，他却连眨也不敢眨一下，紧盯着前面那逐渐远去的黑影。

他吼得连嗓子都哑了。

甚至于他跑得连肠子都已绞在一起。

但是他一刻也不敢停，依然拼了命般在后面追赶。

终于他倒了下去。

这一阵奔跑，他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跑了多远。

当他累得连一步也迈不动的时候，这时才发现天已经亮了，而他正在一处不知名的乡间路上。

雨后的早晨一切显得如此清新。

但北条英雄的心中却灰蒙得让他喘不过气来。

毕竟他明白人海茫茫，天地辽阔，要再有机会碰到那个人不知有多困难。

他失望无比，亦心痛无比。

靠着路旁一株大树，他休息了好一会后正预备走上回头路时，突然看到了泥地上有着明显的足迹。

心中一喜。

他由失望变成绝望后又燃起了希望。

不错，有了足印，他能够循迹追了下去，哪怕是那个人脚程再快，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他也有信心能找到他。

而且他也相信人就是人，那个人总也会有跑累的时候，也必定会和自己一样需要休息的。

多谢老天爷这场雨。

北条英雄休息够后立刻又拔足而追。

从夜晚追到早上，又从早上追到中午。

在日头当中的时候，北条英雄已经来到了一座城镇。

而他一进了城，整个人就当场呆了。

因为城里面铺的全是石板路，就算没有石板路吧，人来人往的，足迹那么多，他又如何去辨认呢？

漫无目标的，他在城里转了一圈，眼睛不停的到处搜寻，结果却是什么也没发现。

最后他累极了，也饿扁了。

正想找一家饭馆要点吃食，他一摸怀里整个人差点双腿一软瘫了过去。

无他，只因为走得匆忙，他身上连一个铜子也没有带。

屋漏偏逢连夜雨。

北条英雄经过几个酒楼饭馆，他连停都不敢停，就快步离开。

因为他知道经过一夜奔波，他实在没有把握能不能够克制食欲。

万一一个忍不住，他很难想像别人是如何来对付吃白食的人。

西门进，东门出。

北条英雄不知不觉的又出了城。

他出城的原因是想到乡间野地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野菜、野果什么的，以便填饱那瘪得连裤带都松了的肚子。

毕竟他既不能偷，又不能抢，那么要填肚子只有到城外找一些无主之物了。

人在饥饿的时候身上器官最灵敏的就是嗅觉。

北条英雄才出城没多远，他就被那一阵阵诱人的香味给吸引住。

那香味很特别，似卤味又似烤味。

但北条英雄明白那一间破庙里，不可能住得有和尚，因为和尚不沾腥荤。

而且那间庙远远一看就知道早已断了烟火，那么在里面弄出这么香喷喷吃食的人，肯定是一些流浪汉或者是附近的乡下人。

他加快了脚步，只希望庙里的人或许能大发慈悲分自己一些吃的。

愈近那香味就愈浓。

北条英雄几乎连口水都流了出来，而心中已打定了主意，不管庙里是什么人，就算抢，他也准备抢一些吃的。

那个人就坐在神龛前，背对着门口。

从他的背影看来，北条英雄发现他应该有副修长的身材。

故意加重了脚步声，北条英雄希望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他才好上前搭讪。

可是那个人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一下，仿佛聋子般动也不动。

北条英雄进了庙门，他轻声咳了一下，然后道：“对不起，请问——”

那个人吓了一跳。

他像受惊的兔子跳了起来，而北条英雄却在他回头的刹那，看清了他的面貌。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来这个人正是他追了一夜，最后失去踪迹的人，想不到的却是在这间破庙里来个不期而遇。

生怕对方又要逃走，北条英雄连忙摇手道：“喂，你不要怕，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那个人背靠着围墙，他的眼中有着惊惧，右腿上一片血迹，身上脏乱不堪，手里却紧紧握住一本发黄的书册。

而书册封面腥红两个大字——春秋。

看他的样子方才会吓了一跳，他一定是专注着在看书，所以才不知道北条英雄到了身后。

否则以他那身诡异的功夫，绝不可能连人到了身后犹不自知。

“你……你是谁？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北条英雄终于看清了这人的面貌。

即使这个人脸上有着一层油垢，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和对方若没有关系，说给鬼听，鬼都不会相信。

“我不会害你，更不会杀你，你不要逃，不要逃行不？”

北条英雄摆出他认为最和善的笑容，站在身边：“我叫北条英雄，你呢？你又是谁呀？”

那个人表情突然一变，像是自语道：“英雄？英雄都是坏人，英雄专门害人的……”

北条英雄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疯子，他根本不知道要以什么态度，对付这个人才不会让他吓到。

他小心的道：“你别怕，我只是名字叫英雄而已，我不是坏人，

真的不是坏人。”

那个人忽然奇怪的看着北条英雄，他表情有着迷惘。

北条英雄知道他一定也发现到自己和长得十分酷似，所以他才会有着这么奇怪的神情。

于是他动也不动，故意把脸抬得高高的道：“你看，我们是不是长得很像？那么我怎么会是坏人呢？”

那个人表情开始有了变化。

他本来上前了两步，却立刻又退到墙边，惶恐无比的道：“你是鬼，你一定是鬼……”

北条英雄急在心里，脸上却依旧微笑道：“我不是鬼，鬼又怎么可能和你说话呢？而且鬼也不会笑对不对？”

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鬼会不会笑？

北条英雄一点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首先必须先建立起他的信心。

脑子里想着种种有关鬼的传说，北条英雄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他抬起脚来，甚至于把鞋子都脱了。

“鬼是没有脚的，你看，我有脚，就证明了我不是鬼而是人了，对不对？”

那个人畏畏缩缩的慢慢上前。

他走到北条英雄的面前，巍巍颤颤的伸出手，接着飞快的摸了一下北条英雄抬着的脚丫子。

嘻嘻一笑，那人高兴道：“你真的不是鬼，你没有骗我，一点也没有骗我。”

北条英雄还是不敢大意，他知道疯子的行径总是异于常人，他们情绪的变化不但不受控制，而且转变之快更是想都想不到。

慢慢的穿好了鞋，北条英雄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字？”

“名字？”

那人想了一下，似乎在想着“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他却一下子就答非所问的道：“我知道了，你就是我，镜子里面的我，还有水里面的我对不对？哈，你居然能从水里面跑了出来，太好了，太好了——”

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北条英雄灵机一动，立刻接口道：“不错，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我们是不能分开的，你也不能再跑得让我追不上才行。”

那个人沉思了一下道：“你是我，我是你。对，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北条英雄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席地而坐道：“来，我们一起坐下来好不好？”

那人学着北条英雄也坐了下来，神情中有着天真道：“你怎么会跑出来呢？还有你穿得衣服怎么会和我不一样呢？”

北条英雄傻了一下，接口道：“我找你找了好久，好久，所以才穿得和你不一样啊！”

“哦”了一声，那人忽然指着身旁一个破瓦罐道：“我肚子饿了，在煮东西吃。”

他说完了话就从神龛底下拿出了一个破碗，在锅里盛了些也不知是什么熬成的汤，就稀里忽噜吃将起来。

北条英雄饿得肠子和胃都粘在了一起，他忍不住道：“也给我吃一点好吗？”

那个人瞪起眼睛道：“为什么？你是我，我吃饱了你也应该饱了啊！”

北条英雄胃里阵阵泛起酸水。

他一时之间还真不知要怎么回答，这似是而非的问题。

眼看着对方干完了一碗又一碗，那个破锅里马上就要见了底，

他再也忍不住饥肠辘辘道：“喂，你不可以统统吃光——”

那人放下了碗，又有了迷惑的神情。

北条英雄连忙道：“我现在还没有回到你的镜子里，所以我的肚子也会饿，你不给我吃一点东西，那么把我饿死了，你也会死掉，你不会想死吧！”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那个人叫了起来，他急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

“那么你就让我吃点东西才行。”

北条英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就捧了一碗汤汁过来。

“你快点吃，快点吃，我还不想死啊——”

北条英雄老实不客气的接过碗，两口就喝光了那一碗肉汁，也不管对方反应，把锅里剩下的东西一古脑的统统端到自己面前，仿佛有人会抢似的眨眼之间就干了精光。

虽然离着吃饱喝足还有一段距离，但总算肚子里有点东西，北条英雄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了许多。

舔了两下嘴唇，北条英雄意犹未尽道：“这是什么肉？怎么会这么可口？”

那人没有回答，眼睛却瞄着神龛一角。

北条英雄顺眼望了过去，当他看到有几只死蝙蝠在地上后他忽然明白了。

只觉得胃中一阵翻搅，他差一点吐了出来，也才真正明白一个疯子他居然能够存活了十几年，其求生的本能，绝对是令人无法想像，也无从体会。

那个人开始轻声哼着一首轻柔的曲子。

那一首曲子在北条英雄模糊的记忆中逐渐愈来愈熟悉。

到最后他竟然也能组合着歌声而不知不觉哼了起来。

心中的悸动就如一只被不停拨弄的琴弦，北条英雄因此已完全明白，这人绝对和自己有着血缘的关系。